

略论巴基斯坦的地缘安全结构

曾祥裕*

[内容提要] 巴基斯坦独立后地缘安全结构随其与印度、中国、阿富汗、伊朗、苏联（俄罗斯与中亚）以及美国等关键要素之关系的演变组合而发展演化。从独立到21世纪初风风雨雨，时紧时松，其后逐渐形成了较为安定的相对有利格局。

[关键词] 巴基斯坦；地缘政治；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3 35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2008)02-0035-06

地缘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地缘安全重在考察特定地域内各安全行为体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地理要素虽基本固定，但附着于其上的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不断变化。这就决定了地缘安全格局必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即使所谓“稳定的地缘安全格局”也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稳定。巴基斯坦位于南亚与中亚交汇之处，南濒阿拉伯海，东与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北与阿富汗、西南与伊朗接壤。在巴的邻国中，中国为大国，印度在南亚居压倒性强势地位，伊朗在西亚和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影响，阿富汗影响较小，但地缘地位突出。此外，苏联（俄罗斯与中亚）距巴基斯坦并不遥远，美国长期在巴周边保持存在，它们在研究巴地缘安全结构时都必须加以考虑。巴与上述各方关系的复杂演变构成了巴地缘安全格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其演化的基本线索，据此可以将其粗略分为三个时期。

一、独立至1960年代中期的不利格局

印度是巴地缘安全的关键。由于复杂的历史、民族原因以及严重的现实利益冲突（尤其是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在分治后立即走上了冲突乃至战争之路，先后在1947年和1965年两次爆发战争。持续的冲突与紧张局势成为印巴关系的常态，种种缓和局势的努力都没有取得重大成效。东部成为巴面对的首要威胁。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巴不得不借助美巴同盟来与印度抗衡。尽管巴在印巴对峙中的地位由此有所强化，但其地缘安全格局却遭受了三大负面影响。第一，印度进一步向苏联倾斜，从而部分抵消了美巴同盟的压力。第二，苏联与巴基斯坦关系日趋冷淡，通过进一步密切与印度、阿富汗的关系对巴构成更大的潜在压力。第三，更严重的是，中巴关系受到消极影响，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发生摩擦。中巴之间本来没有过深纠葛。巴认为，“一个有着大批穆斯林并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国家，对我国人民具有特殊吸引力。”¹ 巴于1950年1月4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第三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前两个分别是缅甸和印度），两国于1951年5月21日建交。巴主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巴在联合国拒绝投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应该说，中巴关系前景光明。但是，巴为追随美国，先后在1954年9月8日和1955年9月23日分别成为反共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成员，二者（尤其是前者）针对中国的图谋十分明显。在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上，巴基斯坦自50年代中期起转而支持美方立场，连续8年对美国提案投赞成票。1959年后，巴一度对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的做法不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

¹ 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335页。

理解, 提出所谓“次大陆联合防御倡议”, 甚至认为台湾主权地位不清, 在 1959 年甚至曾称中国飞机侵入巴控克什米尔领空。东北方向由此成为巴地缘安全格局中的又一个紧张方向。当然, 巴本身无意反华, 中国对巴的处境也表示了较多谅解, 这就决定了两国关系虽有波动, 但并未破裂。

由于历史、民族方面的原因, 巴与阿富汗的关系也日趋复杂。巴阿两国围绕两国国界线即“杜兰线”的有效性发生激烈冲突。阿富汗否认该线为两国的合法边界, 进而质疑西北边境省是否为巴合法领土, 声称关切居住在此的普什图人的命运, 甚至采取实际行动试图干预该地局势。¹ 巴方则坚决主张“杜兰线”具有合法性, 西北边境省作为巴不可分割的合法领土之地位不容动摇, 坚决抵制阿干预该省局势的任何图谋。巴一资深外交官明确称确保“杜兰线”是巴外交政策一贯之两大目标之一。² 巴阿关系由不和演化到紧张, 终于在 1955 年和 1961 年两次酿成巴阿关系的严重危机。巴自 1955 年起对阿实行经济封锁达两年之久, 两国在 1961 年更是一度断交。与此同时, 阿富汗与印度和苏联却越走越近。正是在 1955 年后的经济封锁时期, 不能从巴借道的阿富汗转道苏联从事进出口贸易, 苏阿关系以此为契机日趋密切。”印度在巴阿冲突中极力支持阿富汗, 以便拖住巴基斯坦, 而阿方也投桃报李, 在印巴冲突中不遗余力地支持印度。印阿合流极大地刺激了巴基斯坦, 促使巴对阿采取更严厉的立场。由此, 西北方向的阿富汗成为巴地缘安全格局的又一关注点。

最稳定的是西南方向即伊朗方向。伊朗与巴互为邻国, 两国同为伊斯兰国家, 而且都奉行亲西方政策, 这些都符合两国优先与伊斯兰国家、与邻国、与亲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倾向。伊朗是第一个承认巴基斯坦的国家。³ 两国同为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 都赞成建立联合司令部以便确保得到该组织的联合军事支持。1964 年 7 月 22

日, 两国与土耳其一起签署了建立地区合作发展组织的文件。两国还定期进行高层磋商, 两国在涉及对方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上均相互支持, 伊朗国王表示“在任何时候, 伊朗将与巴基斯坦站在一起。”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 伊朗对巴提供了从武器到道义的各种支持。⁴ 两国还相互为对方牵线搭桥, 促成其与第三方改善关系。据说, 正是巴方说服伊朗国王相信中国对伊不怀敌意, 并且促成伊朗两位公主访华, 以此促成了中伊建交。⁵ 这样一来, 巴基斯坦与四个邻国(即中国、印度、阿富汗、伊朗)中的三个关系均不甚和睦, 与其中的两个有严重领土争端, 在东、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均面对着一定的安全压力, 只有与西南方向的伊朗关系较为和睦。对于一个建国不久, 国力尚待发展的中型国家来说, 这样的安全局势无疑并不令人乐观。另一方面, 受巴美同盟关系影响, 巴与苏联关系冷淡。苏联越来越向印度、阿富汗倾斜, 对巴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美国在印巴对抗中并不愿全力支持巴, 在第二次印巴战争更是釜底抽薪, 对关系密切的盟国巴基斯坦和一贯不和的非盟国印度一视同仁地施加武器禁运。这促成巴反思巴美同盟关系, 并进一步调整对外关系, 谋求改善不利的地缘安全格局。

二、196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后期的紧张与缓和交互格局

1960 年代中期前后, 巴开始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以求改善自身所面对的不利安全格局。这一调整始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巴关系在 1962 年中印战争后有所发展, 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 巴在 1961 年就改变了延续 8 年之久的追随美国的立场, 对美国议案投弃权票。⁶ 两国在 1963 年签署临时边界协定, 解决了中巴间的唯一悬案。美国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的所谓“中立”令巴猛醒, 美巴关系急剧下降,

¹ 杨翠柏、李德昌:《当代巴基斯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81 页。

² Sajjad Hyder, *Foreign Policy of Pakistan: Reflections of An Ambassador*, Progressive Publishers, Zailder Park, Ichhra, Lahore(Pakistan), p. 94.

³ 详情可参阅 Kulwant Kaur, *Pak-Afghanistan Relations*, DEEP& DEEP Publications, Rajouri Garden, New Delhi.

⁴ Noor ul Haq eds., *Pakistan Iran Relations*, Preface.

⁵ 杨翠柏、李德昌:《当代巴基斯坦》,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385 页。

⁶ “An All Weather Friendship”, *Regional Studies*, Vol. 19, No. 3(Summer, 2001), p. 13.

⁷ 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第 336 页。

其对中巴关系的制约也大幅削弱。正是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不但在外交上明确支持巴方，还在当年9月16日和19日两次向印发出最后通牒。在1965年的中巴联合公报中，巴表示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重申支持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巴从1965年至1971年一直在联大主张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¹

这一时期，巴阿关系也获得改善。两国围绕“杜兰线”及所谓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纠纷并未解决，但烈度有所减弱。1963年，一度断交的巴阿两国复交。1968年，持强烈普什图民族主义思想的达乌德首相辞职，阿在巴阿纠纷中立场有所软化，不再试图利用巴西北边境省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巴西北边境省一度颇为活跃的离心倾向逐渐削弱，已经不再对巴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这也令巴在改善巴阿关系方面更有信心，更为沉着。1973年达乌德政变上台后两国关系虽一度恶化，但并未达到1950—1960年代断交、封锁的程度，且不久就获得改善。两国在友好解决边界问题上已取得相当进展。²

印巴关系历来是巴国家安全的最大难题，巴采取主动的余地极为有限。这一时段印巴关系的缓和与其说是两国政策转变的结果，不如说是形势发展使然。1965年后本已有所缓和的印巴关系在1971年重新陷入严重危机并于同年底引发第三次印巴战争，最终导致东巴独立。遭肢解的巴基斯坦元气大伤，难以再用武装对抗的方式谋求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则成为南亚无可争议的地区强权，南亚安全格局由不均衡的两大国体系演化为一国独大体系，这不能不说是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印巴关系相对缓和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印巴两国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都逐步将精力集中到内部。巴基斯坦急需医治战争创伤，而印度国内局势也逐渐进入多事之

秋。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印巴关系有限但却宝贵的缓和。

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仍然密切。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伊朗支持巴基斯坦，表示对进一步削弱巴的图谋将“义不容辞地进行干预。”两国经济关系密切，仅在布托执政时期，巴就得到了伊朗8亿美元直接援助，³ 国王统治时期的伊朗是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⁴ 两国的密切关系甚至延伸到内政领域，对布托政府1975年解散俾路支斯坦和西北边境省政府的决定，外界普遍认为受到伊朗强烈影响。

巴美关系自1960年代中期严重下滑，1960年代末逐渐有所恢复。巴在1969年至1971年为中美缓和牵线搭桥，进一步密切了美巴关系。美国在1971年末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对巴有一定支持（基辛格将此称为“偏袒”，美国甚至派遣企业号航母驶入孟加拉湾，以便威慑印度。凡此种种都促成美巴关系升温，尽管远未恢复到所谓“同盟关系最密切的盟国”（Most Allied Ally）的水平。巴在第二次印巴战争后尝试更均衡地与中苏美三国保持关系。巴与苏联的关系一度有所进展，典型例子是印巴两国在苏联斡旋下达成《塔什干协定》。1969年起，苏联试图拉拢巴基斯坦支持所谓亚洲集体防务条约。巴在识破苏联这一对付中国的图谋后予以拒绝。后来苏印又签署了《印苏和平友好条约》，苏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竭力支持印度，凡此种种都引起巴极度反感，两国关系更形疏远。

综合说来，巴在1970年代一改1950—1960年代三面紧张、一面缓和的危局，基本实现了四邻均较为安宁的局面，巴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均较为平稳。但1979年末苏军入侵阿富汗并长期驻留令巴面对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均大幅恶化。⁵ 超级大国苏联一夜之间成了巴的邻国，对

¹ 杨翠柏、李德昌：《当代巴基斯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2页、第411页。

² Sajjad Hyder, *Foreign Policy of Pakistan: Reflections of An Ambassador*, Progressive Publishers, Zailder Park, Ichhra, Lahore (Pakistan), p. 123. *Pakistan under the Military: Eleven Years of Zia ul Haq* 一书甚至认为达乌德政府似乎准备接受杜兰线为国际边界。见该书第147页。

³ 《巴基斯坦地平线》，1979年第4期，第51—52页。转引自杨翠柏、李德昌：《当代巴基斯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6页。

⁴ 杨翠柏、李德昌：《当代巴基斯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6页。

⁵ Shahid Javed Burki and Craig Baxter, *Pakistan under the Military: Eleven Years of Zia ul Haq*, Westview Press, Boulder, San Fransisco, Oxford, p. 144.

⁶ Sajjad Hyder, *Foreign Policy of Pakistan: Reflections of An Ambassador*, Progressive Publishers, Zailder Park, Ichhra, Lahore (Pakistan), p. 127.

巴构成巨大安全压力。这种损失从巴美关系的改善得到了补偿。为了遏制苏联南下,美国坚决支持巴抵制苏联压力,并通过巴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另一方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令美国丧失了经营多年的重要盟国,美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伊朗两侧的其他盟国来弥补损失,这也有利于美巴关系。中国同样强烈反对苏军驻扎阿富汗,表示如果巴基斯坦受到外国侵略,中国人民和政府将支持巴基斯坦。¹ 中巴关系由此变得更为密切。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并未对巴与伊朗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两国友好依旧,而且一起支持圣战者在阿富汗对抗苏军。两国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伊朗在革命时期成为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² 1982-1984年,伊朗成为巴基斯坦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巴商品的重大购买者。1984年恢复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为连接两国的新纽带。由此,巴在1980年代基本形成了西北(阿富汗方向)紧张,其他方向缓和的安全格局。不难发现,这一格局尽管不如1970年代四邻安宁的格局,但仍大大优于1950-1960年代三面紧张,一面缓和的危局。

三、19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稳定宽松格局

巴基斯坦的安全格局在1990年代初发生重大变化。首先,苏军于1989年正式撤出阿富汗,苏联支持的喀布尔政权在1991年瓦解,阿富汗方向对巴构成的安全压力基本消失。其次,苏联在1991年底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他们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强化伊斯兰认同,强化地区合作的意识。对巴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地缘机遇,而阿富汗则是巴利用这一机遇的必要通道。但阿富汗各抵抗组织很快陷入内战,巴所支持的希克马蒂亚尔派进展不大。自1990年代中期起,得到巴支持的塔利班很快初步控制了阿富汗局势。但塔利班政权并未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³ 巴对战后阿富汗的设想也就迟迟不能实现。

印巴关系在1990年代逐步趋于紧张。两国早在1987年以来即多次在锡亚琴冰川发生武装冲突。1990年代初,印控克什米尔局势持续动荡,巴将此称为起义,而印度则指责巴对印发动了代理人战争。1998年,印巴先后进行核试验,两国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次年爆发了卡吉尔冲突。2001年末的印度国会大厦枪击事件引发了印巴两国长达半年的紧张对峙。有人甚至开始设想印巴两个核国家之间是否会爆发第四次战争。总之,1990年代的印巴关系并未延续1970-1980年代的相对缓和,反而更为类似于1950-1960年代的紧张对峙,不同之处在于两国在1998年已先后成为核国家。

巴基斯坦与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变化不大。巴继续与这两个国家保持密切关系。中印关系在1980年代末期逐步实现正常化,在1998年后曾面临短暂困难,在21世纪初又获得较大发展。中国在改善中印关系的同时并未忽视中巴关系,这也得到巴方人士理解。随着美巴关系趋冷,印巴关系趋紧,与伊朗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两国在涉及伊斯兰世界的国际问题上保持一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巴总理贝·布托1995年访问伊朗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认为克什米尔人民遭受的压迫仍是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源之一”,“双方强调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通过富有意义的协商来寻求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贝·布托总理欢迎拉夫桑贾尼总统的调解努力。”“两国同时表示继续就阿富汗局势进行磋商。”⁴ 在因核试验、卡吉尔冲突和军事政变而备受排挤的1999年末,巴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访问伊朗,伊朗总统哈塔米对穆表示愿意与巴求同存异,排除两国间障碍,在维护和加强地区间和平与稳定上携手合作。同时还表示愿意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帮助巴改善和发展国内经济。⁵ 不过,得到巴支持的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也对巴与伊朗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伊朗支持反塔势力,而塔利班对伊朗态

¹ 杨翠柏、李德昌:《当代巴基斯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² Shahid Javed Burki and Craig Baxter, *Pakistan under the Military: Eleven Years of Zia ul-Haq*, Westview Press,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p. 144.

³ 与塔利班建交的只有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

⁴ Joint Press Statement Issu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Visit Of H. E. M ohtarma Benazir Bhuno, Prime Ministe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pp. 6- 8, Nov. 1995, in Noor ul Haq eds., *Pakistan Iran Relations*, pp. 9- 10.

⁵ “巴基斯坦积极拓展外交”,《人民日报》,2000年1月17日,第6版。

度粗暴,¹ 两国关系相当糟糕, 几乎兵戎相见。与塔利班的冷淡关系自然也会影响伊朗与巴的关系。

冷战后的巴美关系日趋冷淡。在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 美国先是根据《普莱斯利修正案》以巴基斯坦从事秘密核开发为由中止了对巴援助, 然而又拒绝交付巴方已经付款的几十架 F-16 战斗机。在 1990 年代前期, 美国对巴的核开发始终保持高压态度。在印度核试验之后, 美国千方百计试图阻止巴基斯坦也进行核试验, 但巴方认为美国对印度核试验态度过于温和, 因而不顾美方激烈反对而进行了核试验。美国的反应是进行严厉制裁。美方在 1999 年的卡吉尔冲突中更多地对巴施加压力。当年 10 月巴发生军事政变, 美对巴更为冷淡。

总之, 巴在 1990 年代的安全局势趋于恶化。印巴关系持续恶化, 南亚正式进入核时代。阿富汗国内局势不稳, 巴苦心经营的西北、中亚战略难以展开。巴与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保持友好, 变化不大。

四、21 世纪初以来的相对有利格局

进入 21 世纪, 巴的地缘安全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阿富汗政治局势巨变, 巴一度支持的塔利班政权倒台。尽管外界普遍将此视为巴战略空间的重大损失, 但这对巴也未必完全是坏事, 因为巴与塔利班的密切关系很难不对巴其他国家(包括关系一直友好的重要邻国)的关系产生影响。² 阿富汗新政府重新强化了历届阿富汗政府对“杜兰线”的不承认态度, 不断指责巴基斯坦纵容境内的塔利班残余势力越境袭击阿富汗。巴阿关系趋于冷淡, 甚至不时发生冲突。但是, 巴阿两国毕竟都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对阿现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在美国的撮合下, 巴阿关系再冷淡也不会突破一定限度, 不会回至 1950 年代巴阿相互攻击乃至断交的地步。这正是现在的巴阿关系与过去的最大不同。

可喜的是, 印巴关系自 2002 年下半年来持

续缓和, 至今已逾 5 年。印巴首脑多次会晤, 气氛积极, 双方均认为“和平进程已不可逆转。”³ 尽管两国关系的核心——克什米尔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而且两国也不时发生争斗, 但两国紧张对峙的局面却得以打破。对曾先后爆发三场战争, 在最近十年内两次发生严重对峙的印巴两个核国家来说, 这的确是个重大进展。

巴与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继续友好。穆沙拉夫总统和阿齐兹总理先后在 2005 年和 2006 年访华, 胡锦涛主席在 2006 年末成功访巴。两国一度较为薄弱的经济合作出现可喜势头, 中方投资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建立了海尔工业园。两国均积极推动地区组织接纳对方, 巴基斯坦推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接纳中国为观察员国, 中国也支持上海合作组织接纳巴基斯坦为观察员国, 这为两国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 加强区域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巴与伊朗在传统纽带之外又增加了能源合作这一新纽带。印巴两国均能源不足, 而伊朗油气资源丰富, 拟议中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无疑可以极大地满足印巴两国的能源需求, 而伊朗也可借此冲破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封锁。同时, 共同利益必然推动两国形成更密切关系。围绕着这一线路, 三国与美国进行了数轮博弈。尽管现在印度态度有所变化, 伊朗与巴至今仍拒绝放弃。

巴基斯坦成为美国打阿富汗战争的重要盟友。为了拉拢巴基斯坦, 美国将施加在巴身上的各种制裁一笔勾销, 美巴关系大幅提升, 美国还向巴提供了大批经济军事援助, 以致引起了印度不满。不过, 美巴关系也有若干摩擦点, 美方批评巴打击国内极端势力不力(阿富汗对巴的类似指责显然得到美国默许)。美国还频频对巴军政权施压, 要求其向民主政权过渡。

综观巴基斯坦在 21 世纪初的地缘安全形势尽管仍有若干不确定因素, 但四个方向均较为安定。这一格局无疑大大优于 1950—1960 年代利 1990 年代, 就四面均较安定而言类似于 1970 年

¹ 典型案例是“伊朗外交官事件”。几名驻反塔联盟重镇马扎里沙里夫的伊朗外交官在塔利班攻陷该地后突然失踪。几天后, 塔利班声称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将其交还伊朗。而伊朗称外交官尸体受到凌辱, 并强烈要求追究塔利班的责任。为此, 伊朗在边境地区调集重兵并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² 可参见 Iran's Foreign Minister, "Tehran Has No Discords With Islamabad Any More", < <http://newfromrusia.com/world/2001/12/01/22651.html> >, 以及“*The Taliban Syndrome*”, *A Sian Survey*.

³ Amit Baruah, “India Pakistan peace process ‘irreversible’”, *The Hindu*, Tuesday, Apr. 19, 2005.

代, 但就强烈受制于超级大国 (因而自主性受到较大制约) 而言则类似于 1980 年代。

结 论

综观巴基斯坦 60 年来的地缘安全格局可以发现, 中国和伊朗方向一直比较安定。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历经风雨, 始终保持友好。而中巴关系虽曾步伐缓慢, 但自 1960 年代起就再也未曾逆转。巴一向把对华关系视为“巴对外政策的基石”。¹ 与此相反, 印度与阿富汗方向一直是巴地缘安全的难点。印度方向的安全压力一直是巴面对的首要挑战, 也是巴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当印巴关系较为稳定时, 巴的地缘安全格局就较为有利 (1970 年代和 2002 年以后都是这样)。阿富汗国力较弱, 自身难以对巴构成重大威胁。但阿富汗与印度、甚至前苏联走得较近, 这就迫使巴不得不认真应对西北方向的挑战。巴在 1980 年代的抗苏战争和 2001 年阿富汗战争中两度成为“前线国家”, 现在美国又在巴阿争执中或明或暗地支持阿富汗。这表明巴始终处于大国政治与地缘争夺的漩涡之中, 而阿富汗方向正是其焦点。

充分考虑美国因素又可发现, 尽管巴与中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友好, 但对巴影响极大的美国却恰恰对巴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疑虑颇深。在伊朗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前, 美巴伊三国本为盟国, 美伊关系之稳定与密切甚至大大胜过美巴关系。

两国均与美国关系密切, 这在当初曾是伊朗与巴关系密切的重要前提。然而美伊关系在伊斯兰革命后急剧降温, 两国相互敌对已近 30 年。美国想尽一切办法孤立伊朗, 对巴与伊朗关系密切自然极为不悦。正当美国对伊朗的核开发大加伐之时爆出了卡迪尔·汗事件,² 美国深为不悦, 对伊朗与巴的关系盯得更紧了。美国在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问题上频频施压。而巴基斯坦则顶住压力, 多次表示“将努力推动拟议中的印巴伊三国天然气管道工程”。³ 美国对中巴关系也有疑虑, 只是不便公开表示反对, 只能紧盯不放, 处处留心。另一方面, 尽管巴与印度和阿富汗关系复杂, 但现在美国恰恰希望巴与这两个国家处好关系。美国将印度视为“21 世纪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 极为看重印度的经济发展潜力与地缘优势, 很希望拉近印美关系。美国既要在阿富汗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又要将阿作为深入中亚的战略通道。凡此种种都决定了美国必然迫切希望巴基斯坦配合美国战略, 与印度和阿富汗搞好关系。美国为此也对巴施加了不少压力。应该说, 改善巴阿关系与印巴关系也符合巴自身利益, 但由于巴与这两个国家有若干重大问题并未解决, 这种改善终归是有限的, 势必难以充分满足美国愿望。美国目前尚能在印、巴、阿三国间维持平衡。然而, 一旦印巴关系或巴阿关系遭遇新的危机, 美国必将面对难题。

¹ “唐家璇与巴基斯坦外长会谈”,《人民日报》, 2001 年 4 月 17 日第 4 版。http://www.people.com.cn/GB/perper464/3184/419143.html

² 陈一鸣:“巴基斯坦——核泄密与走钢丝 (新闻脉络)”,《人民日报》, 2004 年 2 月 11 日第 3 版。

³ “巴基斯坦表示将推动印巴伊三国天然气管道工程”, http://news.sina.com.cn/w/2005-01-28/12384978113s.shtml

ABSTRACTS

Promoting Sino Indian Relations by a Model of "Geo-Civilization"

Tan Zhong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e can not free ourselves from the trap laid by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if w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geo political" model of the West. However, although it is feasible to push forward Sino Indian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geo economic" model, we'd better found a new model of "geo civiliz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 Indian relations in order to let the 2.4 billion people of both China and India be able to restore the two nations' glory of the past and the Eurasian continent known as "giant island of the earth" be able to regain its global central position by the way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border, regaining the Tibetan knot and developing a new "golden region" of the world. That will be an unmeasurable contribution not only to both China and India but also to the whole world.

Counter-terrorist War of the New Stage: Pakistan's Dilemma and American Pakistani contradiction

Zhang Li

Pakistan has played a role no one can replace in the U.S.-led global counter terrorist war though Pakistan has fallen into a continuously turbulent situation and terrorist threat has loomed larger and larger in recent years. President Musharraf and the new government under Gilani have started to adjust the anti terrorist and anti extremist strate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security and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The efforts of such by Islamabad, however, have aroused the U.S. concern and brought about new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Pakistan. Expecting the near future, Islamabad may stress the need to take a counter terrorist strategy that is based on Pakistan's special condi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hange Pakistan's inferior position in its counter terrorist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Washington may seek a balance point between the urgency and real limitedness in its counter terrorist policy.

A Discussion of the Predicament of U. S. Policy towards Pakist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Lan Jiang

The February 18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have seen a landslide victory for the Pakistan People's Party (PPP) and the Pakistan Muslim League Nawaz (PML-N) but a crushing defeat for the pro Musharraf Pakistan Muslim League Azam (PML-A). That not only is a failure for Musharraf but also indicates a predicament Washington's counter terrorist policy and counter terrorist war in Pakistan's tribal areas have fallen into. Why have the opposition parties won the elections? How would Washington adjust its Pakistani policy? These are questions we need to seriously and carefully consider.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Growth and Decline of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Chen Jidong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Pakistan this year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ushered in an era of civil government elected by general elections. The former ruling party has suffered from a humiliated defeat and been forced out of power, and the religious parties have come apart while the Pakistan People's Party (PPP) has staged a comeback and the Pakistan Muslim League Nawaz (PML-N) has suddenly come into the fore as a new force. The internal political map has been redrawn with growth and decline of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Pakistan, that will inevitably have a far 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the country.

A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Islam in Pakistan

Zhang Laiyi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of nationalism and extremist fundamentalism in Pakistani Islam, between which, however, there are uncertainty and variability of boundary line. They are sometimes co-existent and sometimes independent from each other. Pakistani Islamist fundamentalist groups are dependent on external Islamist fundamentalist centers both spiritually and materially, but play a role of a bridge and nexus between the Arabian world and the heartland of Central Asia.

A Brief Discussion on Pattern of Pakistan's Geo-security

Zeng Xiangyu

The pattern of Pakistan's geo security has evolved and developed, gone through a lot of storms and hardships, and now gradually come into a comparatively stabilized and favourable condition with the evolution and realignment of its relations with India, China, Afghanistan, Iran, the Soviet Union (now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independence.

A Discussion on Characteristics of India's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Wen Fude

Each country has its special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independence, India has made every effort to keep smaller share of investment in savings, less dependence on external economies, higher share of service sector in total economy, more labour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greater private sector in the economy and moderat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us has established an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Indian characters.

A Trial Analysis of Indian Economic Growth Mode on the Basis of Two-sector Economy Hypothesis

Yang Wenwu Zhong Peng

Most Chinese scholars of South Asian studies agree that India has established an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its own characters but have argued with each other on what basic characters stand for the special mode of Indian economic growth.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lose the inherent characters of Indian economic growth mode on the basis of two sector economy hypothesis.